

十五

讀通鑑劄記

下

通鑑別記卷七

銅陵章邦元午峰著

後梁紀

梁以錢鏐為吳越王太祖

氏篡唐。普天同憤。錢鏐曾受唐封。開唐滅即當流泣勤王。力不能此。畫江而守以待後時。朱亦豈能越淮南而攻杭越哉。乃淮南方保境自守。杭越則舉國稱臣。其不與於篡奪者幾何。陽明題錢塘吳越王之廟曰順天者存。余嘗過其地見而怪之。竊謂孟子順天逆天二語。當強為善及效死弗去。數語參觀。非然者。忠臣義士殺生成仁。千古猶有生氣。豈得謂之逆天。降臣叛子求生害仁。舉世皆為安馬。豈得謂之順天而存。吳越當朱氏滅唐首膺封號王也。其孫錢俶舉國歸宋。以祖宗百戰而得之地拱手授人。是無祖父也。何足貴哉。羅隱討梁。以一書生而能見及此。鏐有愧矣。

晉敗梁兵于潞州

深仇惟晉。梁之勁敵亦惟晉。故既已篡唐即思滅晉。晉滅而傳檄各鎮可不勞而定也。觀其遣兵圍潞。築夾寨以守之。蓋已氣吞潞州矣。潞州既下。而晉陽之城有不隨陷乎。此梁主之志也。

梁教逸亡為盜者

將校藏沒金帛俱斬。此用法失之過重也。是時勢弱則激而謀亂。勢強則逃而為盜。人知必死不如為盜以偷一刻之生。至於盜賊不可復制。人不得不盡赦其罪。此又失之過輕。過輕者以過重矯之。過重者以過輕矯之。皆失也。

晉王李克用卒

晉王臨薨。素以朱梁為憂。蓋恃有存勗必能繼志。三垂岡置酒時已早期之矣。觀其寂處數載。不與梁事以貪一時之利。此晉之所以終滅梁也。

晉李克用謀作亂

李克用聽其妻言。至身名俱裂。非張承業則晉王母子見辱於梁矣。曹太夫人云。但置吾母子何地。勿送大梁。存勗云。忍以吾母子遺仇讐。則晉王平日仇梁之心。雖妻子皆知其素仇梁者。必忠於唐。晉王之志不可誣也。

晉王攻梁夾寨破之

李嗣昭之守潞城。心如鐵石。周德威時當危疑。執禮愈恭。加以李嗣源竭誠殉國。事死如生。不有此數子。晉王存勗其遽能取天下乎。梁主不忘存勗而忌德威。故晉王召之歸。以懈梁備。懈其備而破之。梁晉興亡判於此役矣。

張顥徐溫弒楊渥

嚴可求片言而定楊氏。應變之才。罕有倫比。然俾值張顥之躁暴粗鄙耳。設令稍有機變。即執

可求而斬之。諸將孰敢動哉。自古奸雄必有腹心。如顯者匹夫之勇耳。即其謀逆之時。悉賴牙之兵。早墮徐溫術中。宜可求蔑視之矣。然可求非真為楊氏也。蓋如張顯無成而陰附於溫耳。

王宗弁罷

廉者足而不憂。貪者憂而不足。二語名貴可誦。王宗弁蓋知王建猜忌功臣。故稱疾求罷耳。

晉王伐梁軍于柏鄉

柏鄉之役。晉王志欲速戰。幾誤大事。晉王有英畧而輕躁寡謀。其才未能克梁。幸而天厭梁德。假手晉王以滅之耳。

晉遣李承勳使于燕

晉王之驕。尤亦猶石勒之譏王浚。然石勒非過事卑屈。則不能禽王浚。晉王將勇兵強。正可聲罪致討。乃猶如此委曲。此固錢鏐不肯行之於董昌。而晉王乃行之於守光乎。

晉師伐幽州

梁之夫策全在。以趙與晉。趙晉之交既固。則燕必為晉有。梁雖欲救其能保乎。梁主老而智昏。天奪其魄矣。

吳徐溫攻宣州

劉威陶雅等皆忠於楊氏者也。李遇既鎮宣州。便當聯合劉陶。率師討溫。事縱不捷。不失為義。

乃首出怨言。坐受圖攻。以至夷族。遇固可恤。溫之罪更不可恕。蒙拔逆之罪。當屠戮之名。乃為知誥立基業。亦何益哉。

梁友珪弑其主晃

自古元惡大憝。其罪死。而死於其子。尤足以痛快人心。安祿山史思明。朱溫等。皆以窮兇極惡。見殺於其子。益非常之惡。必有非常之報也。

友貞起兵討賊

主項

友貞討賊。不勞而定。益祗父大惡。神人共憤。又不能以朱溫篡逆。可以稍恕友珪也。惜是時晉方伐燕。不暇分兵。若於是時。簡率輕銳。直抵大梁。則友貞以內難初平。人情恟懼。未必不為晉所滅也。

梁分天雄為兩鎮

梁懼魏州軍府強盛。分為兩鎮。以弱其勢。未為失策。然朝廷無此底令。足以鎮壓通越之叛耳。從來謀國有失策。行於全盛之時。反得成功。如吳漢入蜀。與劉尚分營。幾至覆沒。卒得轉敗為勝。有良策行於衰替之時。反至債事。如梁人之分魏鎮。此中實有天數。未可以常理論也。晉王進手而得魏州。豈以兵力取之哉。

劉鄩引兵襲晉陽

劉鄩之襲晉陽。來其不意。攻其無備。此奇兵也。晉王傾國而來。為敵所料。亦勇於攻戰。而疏於

防守矣。若使郡尚留數百人於營。時出以爲攻擊之狀。則晉陽必破。雖周德威自幽州來晉王。運救郡亦不能久據。然而殆矣。

梁以李思爲左拾遺。

李思見衛王長揖。侃侃不撓。亦當世之矯矯者。然篡奪之朝。祇逆繼起。猶恨多此一士。

契丹稱帝改元。

回紇既衰。契丹強盛。胡人來入中國。稱帝改元。自阿保機始。阿保機既英武。又佐以才智。之后。益天啟之也。韓延徽本中國人。燕晉皆不能用。使入契丹。爲之建百年基業。亦天也。然延徽不忘父學之邦。使中國稍得息肩。現漢之中行說遠矣。

契丹陷晉新州。

易曰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。周德威守幽州。恃勇而不設備。遂失渝關之險。由是契丹深入中國。虛實無不備悉。而燕雲十六州之失。其機萌於此矣。

晉王還晉陽。

唐之社稷。邱墟至是已十四年矣。張承業猶目盼晉王。興復唐室。爲惜庫錢。幾櫻晉王之刃。其東心篤。梁宦寺中所罕。晉王聞太夫人之召。即惶恐叩頭。至進承業痛飲以謝。其逆晉王之孝。亦異於常人。其卒死。王業非幸也。

晉王天破梁軍。

晉伐梁數月矣。而梁堅壁不戰。此主固吝也。若不出奇。何以制勝。晉王引兵直指國都。此挑之戰也。德威以為輕行微利。未見其福。此則過於持重。迨晉王毀營而進。賀瓏棄營而踵之。則梁軍動矣。其勢不得不戰。乃輜重奔潰。德威不能制而敗死。是死於軍令之不嚴。非死於鏖戰也。晉王是時神閒氣定。將敗為勝。其英略自不可及。幽州兵未戰而擾。蓋亦德威多殺舊將士卒不服故也。豈得專咎晉王輕戰致失德威父子哉。李嗣源不知王所之。宜訪王踪跡。萬一王沒於陣。亦當收軍徐還結陣以拒梁之追襲。安得乘冰北渡。遽行先歸。志欲何為。他日軍士劫之為帝。其果毫無叛主之心哉。宜晉王自此薄之也。

吳越攻吳常州

大旱攻人不足而示之有餘也。知詰請襲蘇州。其勢必得。溫知而不從何也。蓋蘇州為杭州左臂。無蘇是無杭也。吳克蘇州。錢鏐勢所必爭。兩國之兵禍重矣。而以溫自揣力亦未能除鏐。不如使兩國休兵息民。此溫之遠慮也。

晉得傳國寶

觀晉王述先王之語克用忠矣。雖嘗抗命。特一時憤激耳。臨沒深悔既往。其情可見。至同光之初。唐亡已久。人心漸散。晉王血戰連年。始得天下。而議仍立唐之子孫。以主社稷。此商湯周武之所難。欲以此望晉王。不亦奢乎。

晉王克鎮州

符習為王氏報仇。國解成德鎮。不以為利。願得河南一鎮。自以兵力取之。既藉以報王氏。又藉以報晉王。頗合君子之道。

後唐紀

梁康延孝奔唐 莊宗

康延孝之策一舉而滅梁祚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。唐臣皆見不及此。蓋延孝深知梁虛實故也。執謂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哉。

高李興入朝

梁之藩鎮入朝皆復其任。李興何得不朝乎。不聽梁震之言。未為失策。維吳蜀先後之對李興。本欲誤唐反以利之。何也。王衍荒淫。伐之必舉。蜀處荆南上游。蜀舉而荆南為之次矣。不亦危乎。若吳逼處唐境。有謀臣猛將。且舟楫之利。非唐騎兵所能爭。使唐攻吳。必為吳困。而李興不可坐收其利乎。

唐太后至洛陽

唐主之於太后太妃稱號不正。太妃毫無怨色。至是欲迎兩宮太妃以陵廟為辭。蓋逆知唐主輕躁。禮節之間必有厚薄。積嫌生怨。反為不美。是以留於晉陽。才智如此。宜其能佐晉王霸業也。

唐庄祀南郊

當藉受饋事非得已。然唐主既非大度。亦當藉其數而密啟之。方無可疑。至南郊獻錢乃曰傾

家所有以助大禮。則所獻者分內之祿賜耳。非分外之饋賂也。安能服唐主之心哉。

唐黜李從珂

郭崇韜知唐主子弟皆庸才。嗣源父子地逼勳高。將不利唐室。陰勸除之。亦愛國之心也。然唐主失德。當以死生爭之。徒勸其翦除功臣。不亦值乎。

唐遣郭崇韜代蜀

崇韜自以屢諫忤旨。欲立功以圖位。觀衆舉李嗣源而崇韜以契丹為辭。舍嗣源非崇韜其誰。殊不知功成而禍反速。禍福之來非可以智力趨避也。

唐嗣源殺孔謙

孔謙利民奉上。國之蠹也。民之賊也。此而不誅。何以罰惡。嗣源監國之初。一誅劉后。一誅孔謙。天理之公。人心之快也。

唐遣姚坤如契丹

嗣源乘亂襲位。致契丹生心。冀分鎮定幽州之地。契丹往來中國。熟悉幽州風土。久已垂涎。蓋是時已有吞併幽州之志矣。

唐平盧軍亂

韓熙載與李穀相約之言。有類伍員之與申包胥。然而熙載之言不驗。而穀之言驗。則以吳小

契丹救定州 明宗

德鈞獻俘唐主。固宜斬其驍將以絕後患。故其士卒以示國恩。乃赦楊隱等五十人而斬其卒六百人。不亦倒行逆施乎。

唐趙鳳同平章事

唐主云。賜鐵券者三人。崇韜繼麟皆死。朕得脫如毫釐耳。則其自危已久。眠不貼席。可知當亂兵強劫之時。而謂此心不為所動。其誰信之。

吳加徐知誥中書令

徐知誥徐溫養子也。溫愛之過於所生。嚴可求屢勸溫早除知誥。而溫不聽。蓋溫知諸子皆庸才。知誥執政已久。與其結他人以保諸子。不如厚結知誥以保諸子。此溫之深算也。何期溫死。月未冷。知誥遽與知詢爭權。酌醢酒以賜知詢。忍哉。負溫之託矣。

唐削孟知祥官爵

王弘贊等既破劍州。便應據守。速催大軍繼進。乃為龐福誠謝鎧千餘人所詐。而退保劍門。使孟知祥得遣兵先據。則破蜀無路矣。用兵勝負祇爭一著。而一著祇爭先後。此先則此勝。彼先則彼勝。王弘贊真庸才也。

唐殺安重誨

安重誨自恃其勢殺戮無辜。本有取死之道。然其心尚無他。觀其執二子詣闕。臨命無怨言。亦

可悲矣。明宗殺之并殺其二子。亦其平日親人子多矣之報。重海固未學者也。假令學道謹讓。何至於此。

吳餘知誥歸老金陵

知誥春秋方壯。豈真遽欲歸老。正以子景通年少。與朝臣未經接待。欲其免理朝權。聯絡內外。而已總大柄。鎮於金陵。朝臣有愛則已可討之。外鎮有愛則宋齊邱佐景通可命將出師。益仍襲徐溫之故智耳。

吳越王錢鏐卒

錢鏐始亦僭竊之徒耳。然能以小事大。與淮南連和。民不知兵者二三十年。其保全民命多矣。視當時各鎮好兵厚斂者固別。

唐以錢元瓘為吳王

元瓘侍兄弟甚厚。而元瑑恪遵父命。能盡臣禮。可謂兩難。蓋亦錢鏐息武安民。和氣薰蒸。故其子孫無相賊之禍耳。

吳人攻閩建州

小人造虐。往往自罹其禍。商鞅之作法自害。周興之大甕。薛文傑之檻車。皆適然之事。然亦可見天道矣。

從珂舉兵鳳翔

閩帝

從珂習戰知兵。今聞從厚即位。知其孱弱易與。即使不生猜忌。亦恐藉端挑釁。況以朱馮二豎輕躁寡謀。欲其從鎮。是促之反也。石敬瑭自恃勳戚。從璋貪狠不仁。三人緩則相傾。急則相倚。為國家難除之禍。朱馮漫欲制此三人。輕易興師。既無方畧。又無威望。至於倒戈反向。非謀也。還如是之巧。從珂括窮民以奉驍軍。如此困逼而為天子亦復何樂。

唐潞王自立

潞王

唐詔蠲通租

通租無益於國。有損於民。而獨利於中飽之姦吏。此舉賴高延賞首發之。韓昭胤力贊而唐主從之。新天子第一善政也。

石敬瑭求救于契丹

割地以事契丹。敬瑭主之。雖翰成之。劉知遠之言何等正大。已有天子氣象。敬瑭不聽。遂使幽燕之地淪陷。腥羶四百餘年不可復收。秦維翰國中國之罪人也。

唐張敬達攻晉陽

唐於清泰二年。即使敬達將兵屯代州。棋爭先著。此策未為不善。若使敬達稍有將畧。一聞敬瑭拒命。捲甲疾趨。以順討逆。晉陽可立破也。乃屢攻不破。坐使契丹援入。尚可支手。

趙德鈞降契丹

耶律德光之狡詐。中國君臣將帥莫不墮其術中。德鈞請降之約。兄弟孰與父子。南平洛陽與契丹何益。為契丹計。助德鈞誠不如助嚴瓌之利。其陽欲許德鈞者。正欲借以恐懾晉人。固其割地輸幣之前議。而結其成非矣。德鈞業已約降。契丹既不受。歸唐又無路。其勢必潰。早在契丹算中矣。

契丹破唐兵于圍柏

唐主欲殺薛文通。進言者文通。聽言者誰乎。唐主止知責人不知自責。所以必至於亡。觀述律太后對德鈞之言。與龍敏欲立李贊華。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。之策暗合。契丹權詐如此。其能敵乎。

後晉紀

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

高祖

周本不肖。推戴猶有人心。宋齊邱與知誥密謀已久。必有不堪告人者。然則齊邱推戴知誥乃在眾人之先。反笑德誠太祖元勳。今日掉地得毋以百步笑五十步乎。

吳徐誥稱帝

他人篡國止負一罪。而徐誥則負二罪。益一篡之於楊氏。一篡之於徐氏也。齊邱竊知誥腹心。既不著衣又多怨辭。唐主不敢問。度必有陰事。為齊邱所挾制。而唐亦已窺齊邱底蘊。故雖為

戒矣。

閩王賊殺其主趙

此謀殺太甚者必至自戕其生。雖人主亦然。閩王戕其諸父諸弟如刈草菅。已之生機已絕。安能自保其生乎。歷觀前代人主戕骨肉而久存者有幾哉。

晉罷翰林學士

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皆禁近侍從之官。備顧問資政。決大不稱去其人可也。何為罷其官哉。

唐大赦

唐主秉性謙約。不敢好大喜功。致戕民命。亦五季之賢主也。奏章不得言睿聖。頗有光武遺風。晉安重榮執異母使者。

安重榮久有飛揚之志。明知朝廷不敵。與契丹絕。故欲開募以挾制之。亂之萌也。桑維翰所奏。揆時度勢。彼此情形皆瞭如指掌。其知處事與之義與。

晉執契丹使喬榮

出帝

晉待契丹之失在於求援時稱臣割地。敬瑭奉之太過。至重貴時又覺反之驟。計今日惟有依舊奉事撫民修備以俟可乘之機。稍一背約大禍立至。景延廣大言誤國。喬榮欲留證驗即書其語以授之。輕而寡謀。不待契丹入境而已知其必敗矣。

晉劉知遠為行營都統

秦維翰與劉知遠為晉室佐命。今既出景延廣於外。當以統兵大權授知遠。使之專備契丹。將相協和庶幾可保。乃陽隆其名而陰賁疏之。萬一契丹入寇。維翰既內總朝政。又能出而將兵乎。且諸將之中。知遠而外誰能當契丹者。維翰前言契丹之強。不可挑釁。今豈忘之。而但一小勝。侈然自以為功。輪矜之氣。一生能無敗乎。

契丹至相州引還

皇甫遇慕容彥超血戰得免。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。晉主自將頗有銳氣。大非高祖懦弱可比。使是時。挈維翰以行。必能運謀決策。何至諸將無所稟受。進退自由乎。

契丹還軍南下

高祖時契丹所向無敵。晉君臣不敢言戰。一以事契丹為主。至出帝時。則屢挫契丹之銳。何也。竊意契丹雖云大舉。尚未決意南下。偶然分軍進攻各州。以為嘗試之兵。而諸將一鼓作氣。以全力攻其一軍。所以時有小捷耳。

晉遣使如契丹

觀契丹太后萬一蹉跌之言。則前此連戰必無大挫可知。觀晉之奉表稱臣。則前此連戰必無大捷可知。幽燕既得。又欲割鎮定以與之。此是契丹本意。必欲秦景俱來。順唱之詞耳。

晉秦維翰罷

晉用秦維翰於內。而秦劉知遠於外。尚未必能支契丹。況并維翰而去之乎。即去之。若予以大

薄契丹入寇猶能與知遠犄角相助。維翰去而晉之亡決矣。

唐建勳延巳同平章事

建勳延巳皆以小才膺大任。常夢錫嚴續骨鯁之士。正宜置之左右。乃出之於外。內小人而外君子。唐其有否家乎。

後漢紀

契丹入大梁高帝

德光入封邱門。民皆驚走。遽曰我亦人也。汝曹勿懼。彼亦知百姓以異類待已矣。必不得久留中國。可想而知。張彥澤不殺於中國之人。而殺於所降之主。不如此不足快人心。柳璨蘇循之徒皆此類也。

李崧為樞密使

李崧馮道國亡不死。覲顏來見。竟受虜官。晉之藩鎮亦復上表稱臣。是時契丹幸無據中國之志耳。若果有志。則拓拔氏之風耶律氏繼之矣。

晉劉知遠奉表于契丹

知遠坐待晉國淪亡。不勞而為天子。惟慮契丹為患。故特遣使奉表媚之。豈料契丹竟欲其來朝如晉祖故事乎。然知遠一離河東。則為匹夫。豈肯出此下策入契丹之彀哉。

唐遣使如契丹

韓熙載之策實為千載一時。若唐師先入汴梁。則知遠雖來。勝負未可預決。事機得失。祇爭片刻也。

知遠迎故主重貴

知遠業已稱帝。又迎故主何為也哉。當出帝徵兵入援。若早自將先入大梁。號召將卒。檄諭諸鎮。同心戮力。以禦契丹。則彼以孤軍深入重地。重兵扼其前行。伏兵斷其歸路。彼將不戰自潰。計不出此。至出帝已去。又從而迎之。非迎也。乃送也。此知遠之謫也。

陝晉殺契丹使者

知遠早正尊位。正慮各鎮先我而起。使契丹來之。必與諸鎮同歸於盡耳。然契丹以夷陵夏天下所同疾。一有真主。無不傾心歸向。而契丹無立足地矣。

趙延壽入恒州

述律太后見子死不哭不葬。其屢阻德光之入中國可知。曰待諸部爭一則葬汝矣。可見諸部之亂由於德光用兵也。

晉主殺李從益

肅翰之立許王。欲圖自脫。淑妃堅辭不許。聲淚俱下。孤兒寡婦何嫌何疑。而加戕害。此契丹所不忍為。而知遠為之。則前日之迎出帝。豺虎之心。更可想見。欲求國祚之永。其可得乎。